

从7只到7000只,由秦岭到东亚

朱鹮重新发现40周年

新华社西安5月23日电(记者付瑞霞)5月23日是“东方宝石”朱鹮被重新发现40周年。记者从陕西省林业局了解到,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朱鹮数量已扩展到现在的7000余只,栖息地呈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扩展的趋势。朱鹮受威胁等级已经从极危降为濒危。

朱鹮是古老的物种,曾广泛分布在东亚大陆和辽阔的西伯利亚。进入20世纪,野生朱鹮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相继绝迹。1981年5月23日,专家在秦岭南麓的陕西省洋县发现7只野生朱鹮,秦岭成为朱鹮的“诺亚方舟”。

陕西省林业局局长党双忍说,40年来,朱鹮栖息地向历史分布地不断扩展。朱鹮栖息地面积,已由不足5平方公里扩大到1.5万平方公里,由最初发现时的陕西省洋县逐步向东亚

历史分布地恢复,呈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目前,朱鹮栖息地主要集中在中

国陕西、河南、浙江。日本、韩国在中国的支持

和帮助下也建立了野外种群。

在5月21日举办的朱鹮重新发现40周年中日韩线上纪念活动上,韩国庆尚南道行政副知事河炳弼说,韩国从中国陕西省引进了4只朱鹮,从中国和日本学习朱鹮复原技术,进行朱鹮复原工作。位于庆尚南道昌宁郡的牛浦朱鹮复原中心一共繁殖了500多只朱鹮,自2009年野外放飞40只朱鹮后,截至目前共放飞120只朱鹮回归到大自然。“特别是,野外放飞的朱鹮在前一个月首次成功产卵并孵化幼鸟,向朱鹮复原和定居的最终目标更近了一步。若没有东亚三国的亲密合作,是难以获得这样的成果的。”

这里的山岭无朱鹮

探访40年前朱鹮发现地

姚家沟,位于陕西洋县,1981年5月23日,科学家在这里发现了被认为已经灭绝的野生朱鹮。这次发现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闻名世界。在朱鹮发现40周年到来之际,记者前往位于秦岭腹地的姚家沟。

朱鹮通体洁白,翅下和尾下缀有粉红色,展翅飞翔时,宛若掠过天边的云霞。这种鸟类曾广泛分布于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日本和中国一些地区。20世纪中叶以来,朱鹮栖息地面积不断缩小,种群数量锐减。人们曾普遍认为,野生朱鹮已经灭绝。

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薛学智的带领下,记者冒雨走了两个多小时泥泞的山路,来到姚家沟。这里群山环抱、绿树成荫,鸟声虫鸣相合。几间民房曾作为保护站使用,现在只有66岁的村民庞朝贵住在这里。

庞朝贵说,40多年前,姚家沟有7户30多口人,靠种30多亩水田为生。由于交通不便,这里几乎与世隔绝。保护站屋后的山坡上,是一片青冈(学名“槲栎”)树林,1981年中国科学家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在树上筑巢的一对朱鹮和巢中3只毛茸茸的雏鸟。

这片青冈树林并不算粗壮,却是朱鹮曾经的“庇护所”。“青冈树生长虽慢,但很高大。朱鹮最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筑巢。”薛学智说。

“我们这里把朱鹮叫‘红鹤’,我们插秧时,它们总是跟在后面,不紧不慢地在水田里找吃

的,小鱼、小虫等都是它们的食物。”庞朝贵回忆着过去与朱鹮相伴的日子,“有时候它们会把刚插好的秧苗踩得东倒西歪,我们就需要返工。”村民们觉得这些大鸟“憨憨的”,并没有伤害它们。朱鹮也十分亲人,它们就把巢筑在村民的屋后。

直至专家队伍来到这里,村民们才知道,原来这种鸟儿如此珍稀。发现朱鹮后,专家们在姚家沟一住就是3年,这里也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朱鹮保护机构。

如今的青冈树林寂寂无声,早已“鸟去巢空”,村民们多年前也陆续搬迁到山下居住。庞朝贵一人守护着这个曾经的朱鹮“庇护所”。“我自小就和朱鹮相伴,也是看着它们重新被发现。我就守着这里,如果有人来,也能带他们看看保护站,讲讲朱鹮的故事。”

“这些年姚家沟范围内基本没有再监测到朱鹮。可能是因为朱鹮非常亲人,它们自古就与人类相依相伴。”薛学智说,“现在各地生态好了,也少有人伤害它们。朱鹮也有了更好、更大的生活区域。”

40年来,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飞、栖息地保护等措施,朱鹮家族不断壮大,种群数量已由1981年发现时的7只,扩展到现在的7000余只,朱鹮受威胁等级从极危降为濒危。

朱鹮的栖息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展,已由不足5平方公里,扩大到1.5万平方公里,栖息地由最初发现时的陕西省洋县逐步向东亚历史分



汉中市洋县朱鹮生态园内的朱鹮(5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布地恢复,呈现出以秦岭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支持和帮助下也建立起朱鹮的野外种群。

如今的朱鹮已经不需要“庇护所”的保护。展翅云海间,万里任翱翔。

(记者姜辰蓉、付瑞霞、刘潇)

新华社西安5月23日电

从0到6893株:富民枳的“起死回生”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严勇)“种子发芽了!”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拯救中心高级工程师高雪松难掩喜悦之情。他数了一下,有15株小苗。

高雪松说,这批小苗有望在工作人员和村民的共同管护下,顺利开花结果,完成富民枳的一次生长周期。而这也意味着,它们将和基地上的6800余株原生地回归定植富民枳一起,支撑起这个濒危植物的绝地重生之路。

富民枳,又名野桔子,属云南特有,仅分布在昆明市富民县,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也是昆明市唯一以县市名称命名的野生植物。

据有关文献记载,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丁素琴等人在富民县冬瓜林一带发现了枳属的一个新种,取名为富民枳。1992年,该县境内还存有10棵。可到了2008年,经野外调查发现,富民枳原生地已无分布,属野生灭绝。

从首次发现到野生灭绝,经历了短暂的24年时间。究其原因,有自然因素,也存在人为破坏。高雪松说,富民枳多生长在山脊附近,水土流失严重,加上原生地常有村民放牧,牛羊啃食导致其数量锐减。

拯救富民枳,迫在眉睫!

2009年12月,云南省原林业厅与省科技厅联合编制《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护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富民枳被列入亟待开展拯救保护的极小种群物种名录。

2011年起,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拯救中心开始开展针对富民枳的拯救与保护工作。该中心主任张玉萍介绍,经调查研究发现,昆明市境内保留有移栽的富民枳12株,分别在昆明世博园等地。

“这些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移栽富民枳,为我们前期开展育苗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研究基础。”张玉萍说。随后几年,该中心通过种子繁殖、扦插繁殖等,初步掌握了繁育技术和规律,培育富民枳容器苗100余株。

育苗工作取得重要突破,实属不易。但种质资源匮乏仍是富民枳种群恢复工作面临的一大



左图: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中心主任张玉萍(右)与中心高级工程师高雪松在监测回归地富民枳生长情况(资料照片)。
右图:富民枳的幼果(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昆明市濒危动植物收容中心供图)

难题。

2016年2月,该中心联合富民县林业部门在老青山一带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野外调查。高雪松说,这段时间里,为了寻找富民枳,他们几乎走遍了老青山的沟沟坎坎,但始终没有进展。

就在野外调查即将结束的前几天,传来了富民枳的好消息。

有村民打电话说,山上有一户人家可能种了富民枳。高雪松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跟着同事以最快速度冲到了一个叫韩德育的村民家里。

“比一般桔子要小一点,味道有些苦涩。”高雪松说,他们将17颗种子播种在基地里,目前大部分已经发出了芽。

十几分钟后,从地里干活回来的韩德育,道出了这三棵树的原委。这是他小时候从河边挖回来栽下的,但是多年来不开花也没结果,就懒得管护,由它自生自灭。

可在野外调查组成员眼里,这几棵富民枳是不可多得的宝贝。他们当场对它进行了松土施肥、修剪枝条等管护工作。

从这一年起,高雪松等人便成了这里的常客。在他们的悉心照管下,这几棵富民枳2019年首次开花,并于次年结出了3颗果实。见到的人都觉得稀奇。

“比一般桔子要小一点,味道有些苦涩。”高雪松说,他们将17颗种子播种在基地里,目前大部分已经发出了芽。

可喜的是,经多方调查研究,富民枳的原生地得以进一步确定,回归种植工作也持续推进。“我们就是要让富民枳‘回家’,回到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高雪松说。

但“回家”的路并不那么容易。2018年遇上干旱,有近200株苗枯死,基地工作人员心痛得直掉眼泪。在种植富民枳过程中,有的人还跌倒受了伤,留下十几厘米长的伤疤。

如今,在各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原生地回归定植富民枳已经达到6893株,科研人员还培育了富民枳容器苗20000余株。

“这并不意味着富民枳已脱离了濒危,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让它实现自我繁殖和更新。”高雪松说。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相继启动,到国家公园示范省拉开序幕,青海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使命,全力以赴推进中国首个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积极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做出“青海贡献”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李琳海)眼下,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正迎来一年一度的藏羚羊迁徙产崽季。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月至7月上旬,来自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以及青海三江源和可可西里保护区内的数万只藏羚羊,前往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等地产崽。

8月,母藏羚羊带着年幼的小藏羚羊回迁,返回各自的栖息地。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生性胆小,特别是迁徙中的藏羚羊,对周围人类活动和天敌极为敏感。

为做好藏羚羊迁徙产崽期间的保驾护航,迁徙期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可可西里五道梁保护站为主的各基层保护站采取交通管制、禁止鸣笛、巡护救助等措施,让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

这是一段护佑生命的旅程。

曾经的可可西里枪声不断,大批藏羚羊遭猎杀。经过多方持续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原来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

如今,这片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无人区也成为青藏高原上野牦牛、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被誉为“野生动物的天堂”。

青海,屹立于地球第三极。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三江源“感冒”,全球打“喷嚏”,人们常用这句话形容三江源生态地位的重要性。

纵览青海大地,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相继启动,到国家公园示范省拉开序幕,青海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使命,全力以赴推进中国首个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积极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做出“青海贡献”。

记者在海拔5050米的青海玉珠峰大本营见到藏族牧民昂扎时,他穿着厚厚的大衣,手里提着相机。在昂扎身后的帐篷里,珍藏着这些年他在三江源拍摄到的各种动物和不知名的花草。

昂扎的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昂拉村,黄河源头约古宗列就在曲麻河乡境内。他的家乡也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保护生态的理念已根植于当地牧民内心。

“我们小时候,三江源的生态恶化,草场面积减少,牛羊吃不上草。现在,我的家乡雨水逐渐多了,野生动物经常‘光顾’牧民草场。”昂扎说。

从草原利用者到草原守护者,如今,昂扎有了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除了平日做好日常巡护,他和近百名牧民一道,成立牧民生态摄影队,用影像记录江河源头变迁。

他的镜头里不仅有熟悉的牦牛,还有藏狐、棕熊甚至雪豹的身影。持续壮大的动物家族和良好的植被,保护延续着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如今,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像昂扎一样的生态管护员有17211名,在守护生态的同时,这些生态管护员每年每户还可增收2万多元。

多年来,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科研和保护主管刘炎林用脚步丈量着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大美。

2020年的荒野调查中,他们的调查小组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境内的祁连山腹地,频频与神秘的荒漠猫相遇。

刘炎林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猫分布范围广,但种群分散,总体密度较低,是浅山地带生态系统好坏的“晴雨表”。这种萌猫的繁盛展现了青海省国家公园建设和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生物多样性效益。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绿水青山不仅成为青海的鲜明底色,更为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今后,我们要进一步提档升级绿色发展方式,深化生态保护优先理念,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探路。”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恩光说。

地球第三极的生态守护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

李琳海

李琳海